

表演藝術與文化消費

——從《戰馬》說起

繼2018香港藝術節《深夜小狗神秘習題》訪港，今年夏天終於迎來英國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 of Great Britain)的舞台劇《戰馬》(War Horse)，引起香港業界觀演風潮。從事表演、後台、道具、藝術行政、表演藝術教育、藝術評論的，似乎都得看看這齣從英倫揚名世界的經典戲碼。《戰馬》改編自Michael Murpurgo的小說，當中的人馬傳奇曾由史提芬史匹堡，搬上大銀幕變身《雷霆戰駒》。《戰馬》面世逾十載，2007年十月首演伊始，至今已於全球11個國家、98個城市公演。其間獲獎無數，25個獎項中更包括東尼獎「最佳百老匯戲劇獎」。所以成為全球各大城市爭相邀請的劇目，《戰馬》除了情節簡單易入口，主要成功抓住「馬偶」在舞台上栩栩如生的操偶特點，配合與情節無縫銜接的戰爭素描投影，建構出必須親身入場體驗、言語難以曲盡其妙的觀演世界。

文：梁偉詩



英國國家劇院的戲寶《戰馬》於5月至6月在香港演出。攝影：Brinkhoff/Mogenburg



《戰馬》製作精良，憑藉栩栩如生馬偶俘獲觀眾的心。攝影：Brinkhoff/Mogenburg



2019年，《戰馬》旗手、英國國家劇院的前藝術總監Nicholas Hytner出版《我在英國國家劇院的日子》(Balancing Acts)中文譯本。從2003年到2015年，Nicholas Hytner在英國國家劇院凡12載，致力透過革新商業手法讓觀眾重回劇場。書中詳述Nicholas Hytner如何平衡藝術與商業的心路歷程，

不但要承傳戲劇作為英國國粹的文化傳統，在入場數字、營運、國際巡演等層面上，更要追求商業上的成功。說穿了，表演藝術的即時性與儀式感，背後就是一整套文化消費的價值觀。

文化消費圈力吸觀光客

位於倫敦南岸(South Bank)的英國國家劇院，與西區(West End)一系列商業劇場，皆為英國表演藝術的心臟地帶。South Bank以英國國家劇院為首的文化機構，不少以推動文化藝術教育為己任，即使不可避免顧及商業營運的元素，亦必須考慮英文文本教育、弘揚表演藝術傳統的文化因素。相對而言，「西區」(West End)則是一個寬泛的地域概念，或指李斯特廣場及柯芬園一帶到牛津街、攝政街和龐德街，或指倫敦市中心西部。該區所展演的戲碼光譜寬闊，不乏合家歡、易入口的定目和明星騷，着力吸引文化消費者及觀光客。然而，不論South Bank還是West End，倫敦劇場都面對1599年莎士比亞經營倫敦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以來的問題——必須不斷在娛樂與藝術、創新與傳統、國家與個人、城市與地方、

精英與民眾、創作人與導演等多重矛盾之間找到平衡。

五月在英倫過境數天，先後在West End與South Bank延伸一帶觀賞《All about Eve》(原著《四面夏娃》)及《A German Life》。

《All about Eve》由歐洲當紅炸子雞Ivo van Hove執導，大明星Gillian Anderson、Lily James擔綱，在West End的Noël Coward Theatre舞台演出電影《坐看雲起時》的故事。《A German Life》是電影甘草演員Maggie Smith的獨腳戲，講述一名女子如何被納粹狂潮影響一生。有趣的是，《A German Life》在開幕不到兩年的塔橋劇院(Bridge Theatre，2017年10月啟用)與觀眾見面，Bridge Theatre恰恰便是英國國家劇院的前藝術總監Nicholas Hytner，於2015年3月離開崗位後，向當地企業募資建造的嶄新商業劇場。Bridge Theatre拓展南岸(South Bank)的文化概念，在傳統的South Bank幅員不遠的河岸邊，打造中產文化消費空間，糅合娛樂、消閒、購物、飲食、夜店、景觀等元素於一身。

藝術水平才是成功關鍵

因此之故，從《戰馬》為代表的National Theatre連鎖國際產業鏈(當然還有NTLive)、West End與South Bank的表演藝術和文化消費模式，再到Bridge Theatre乾脆盡攬倫敦泰晤士河兩岸的潛在觀眾，以英倫為代表的歐

五月走訪倫敦，先後在West End與South Bank延伸一帶觀賞Ivo van Hove執導的《All about Eve》。攝影：梁偉詩



《A German Life》的演出場地塔橋劇院(Bridge Theatre)拓展南岸(South Bank)的文化概念，打造中產文化消費空間。攝影：梁偉詩

洲舞台表演事業，展示如何在方方面面裁種「人與藝術」的關係。表演藝術形態由柯芬園的街頭表演、West End車水馬龍中有着巨型廣告牌的《獅子王》，伸展到Bridge Theatre甫散場便是倫敦塔橋夜景的宏大景致。在人人打卡的時代，在在堅實地培養出表演藝術觀眾。百貨應百客，「文化之都」不是一日建成，各種細部操作及點線面編織而成的網絡，更不是抬頭向天大喊便一呼百諾。正如Nicholas Hytner所言：「雖然我們要做的是藝術，但我們明白自己也是身在娛樂業；而這正是本書與國家劇院所觸及的平衡演出(balancing acts)之一。」

言歸正傳，經營劇院、管理人事、發展劇目、尋求贊助、拓展觀眾固然重要；《戰馬》的成功，同時揭示成為「劇界勝利組」的關鍵，就是藝術水平。形式偏向精緻馬戲的《戰馬》，將「馬偶」演繹氣喘吁吁、活躍奔騰的真馬，創造出惹人憐愛的生命，顛覆傳統舞台表演和製作的可能性，技術、創意完勝。想當然的是，怎樣的文化土壤就種出怎樣的文化果子，英國國家劇院近作亦有好評如潮的《雷曼三部曲》(Lehman Trilogy)，持續造就大都會的「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

衝破Metoo陰影

大師杜托華「跨世代合作」

指揮大師Charles Dutoit在中國內地中譯為夏爾·迪圖瓦，港澳兩地則譯為杜托華(或杜托爾)，他應是四、五月間在大灣區內演出名氣最響的世界級音樂大咖，加上其在樂壇上「花邊新聞」一直不少，前後四位妻子，其中一位是鋼琴女神阿嘉莉殊(Martha Argerich)，而這一兩年間更備受Metoo醜聞困擾，不少音樂會都取消了，這次到中國巡演，應是大師衝破Metoo陰影，重回舞台的「新開始」，為此每場演出便多了一層「新聞性」色彩。大師5月4日在上海與阿嘉莉殊攜手聯同上海交響樂團演奏普羅科菲耶夫C大調第三鋼琴協奏曲後，翌日便南飛到廣州，於5月11日和廣州交響樂團在星海音樂廳演出。大師2017年和「港樂」的合作未能出席，這次終能北上，得以重睹大師不老的风采。

激情熱情融入抒情柔情

這是一場曲目組合頗為獨特的音樂會，亦是一場「跨世代合作」的演出，擔任鋼琴獨奏的是以鋼琴神童在樂壇上嶄露頭角的孫佳依。這位九十後的鋼琴天才，自成為莫斯科第四屆國際青少年蕭邦鋼琴大賽贏得金獎的首位中國人後，演奏機會便更多了。當晚孫佳依出場仍未奏出琴音，她的演出服已讓人眼前一亮，大露背黑色高叉長裙的時尚演出服，吸睛程度較王羽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不可不知的是，她可是一位經常作跨界演出的鋼琴家外，更是位多元化發展的現代女性，對東西方文學、哲學、心理學、茶道、烹飪、閱讀、瑜伽，當然

更少不了時裝，都很有研究。

如此多元化的興趣，也就成就了她的當晚演奏李斯特第二鋼琴協奏曲，在琴音中所散發出來的獨特感染魅力，在背譜與樂團的演奏下，自有一種揮灑的詩意。尤其是第三樂章與大提琴首席的「對話」，便很有讓人「神往」的吸引力；其實更重要的是曲中的激情熱情，與抒情柔情的平衡配合，能做到恰如其份，能贏得熱烈的掌聲，是必然的了，但在熱烈掌聲中加奏了西班牙作曲家曼努爾·龐塞(Manuel Ponce) 1909年創作的第一號《間奏曲》(Intermezzo no.1)，卻有點意外，這有點「冷門」的三、四分鐘長的小曲，很不同的西班牙音樂色彩，多少展示孫佳依多元化的音樂品味呢。

開場與結束兩「小鏡頭」

大師在指揮台上的表現自然是各方聚焦所在，今年10月7日大師將慶祝八十三歲誕辰，開場一曲《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序曲，指揮動作，身體語言都貼合音樂推進的戲劇性形象變化，全無半點老態。李斯特的「第二鋼協」更能讓獨奏與樂團的融合配搭變得很自然。不過，下半場才是「戲肉」，先奏史特拉汶斯基「四場戲」組成的《彼得魯什卡》(1911版)，這首複雜無比，變化多端，演奏時間超過半小時的樂曲在大師棒下，有條不紊外，更繪畫出一幅活靈活現的浮世繪般的圖畫，這已讓人一邊聽一邊心中叫好。不過，用作壓軸的，長約十多分鐘，拉威爾「非一般」的圓舞曲才是大師的「絕活」。

拉威爾這部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洗禮後創作出來的作品，曲中那種不易觸摸的色彩與潛藏在音符內的強烈多變複雜情感，在大師帶領下，中國的樂團亦能演奏出來，更見出杜托華真的是薑老的辣！

但親眼目見，這位老薑大師又豈會是八十三歲的長者呢，特別是在舞台上開場和結束時的兩個「小鏡頭」，更有返老還童的幽默。話說當晚大師出場向觀眾鞠躬開場時，卻見得在眼底下很接近中間指揮台的第一排座位，有兩、三位估計尚未夠六歲的幼童觀眾，那可是對在指揮台上「執行職務」的指揮很大的「心理威脅」，但見大師卻與這幾位小觀眾擠眉弄眼「打眼色」。最後音樂會結束謝幕，大師站到舞台前，也就是開場時的位置回禮，多謝觀眾熱烈的掌聲時，又再次向這幾位小觀眾「打招呼」，看來是多謝他們在整個演出過程中，一直保持安靜，沒有影響到演出吧。

大師全無架子親切熱情

其實，演出後在後台大師較在舞台上更活躍，而且和樂師「打成一片」，人人爭相排隊和他合照、簽名……擾攘一番後，大師隨着大隊去宵夜，才發現在音樂廳的嘉賓出入口外，早已堆滿了他的「粉絲」，男男女女都拿着CD、黑膠、照片、場刊，等着他出現要找他簽名！由於時候已晚，負責人原要求大家只簽一個名，



杜托華指揮廣州交響樂團的演奏。廣交提供

結果卻是大師又是來者不拒，後來還和大家有問有答地聊起天來，筆者在宵夜時，自然亦找大師簽名合照啦，宵夜時大師談興很濃，而且記憶力驚人，仍很清楚記得1982年首次到訪香港的情況，還能數出這次是他第32次到訪中國內地呢！

杜托華雖然在國際樂壇上地位超然，但待人接物，全無架子，而且親切熱情。這次與他隨行的是2010年2月結婚的第四任妻子茱麗葉(Chantal Juillet，內地譯為香特爾)，兩人於2005年至2007年攜手為廣州交響樂團在佛山蝴蝶谷打造CISMA音樂夏令營時仍是情人關係(這次大師對當年CISMA的情景仍然念念不忘，與此會有點關係吧？)茱麗葉亦是一位出色小提琴家，門下有不少高足呢。這場音樂會演出後翌晨，大師夫婦二人繼續演出行程，飛到東京去了，茱麗葉觀看了在廣州所拍攝的演出照片，還特別寫了短訊來：「指揮感謝攝影師的拍攝，我發現亞洲攝影師(中國和日本的攝影師)，都喜歡捕捉杜托華嚴肅的表情，其實杜托華不是那種兇惡的指揮，他是一個很幽默開朗的人哦。」確實是如此，親身和杜托華接過的人，便會很清楚感受到，那是和照片上很不相同的一個人啊！

文：周凡夫

周末好去處

大館當代美術館 「村上隆 對戰 村上隆」



大館當代美術館即將舉行大型個展「村上隆 對戰村上隆」，帶來日本藝術家村上隆的作品。展覽由阿斯楚普費恩利現代藝術博物館(挪威奧斯陸)總監Gunnar B. Kvaran與大館藝術主管Tobias Berger共同策展，展示村上隆各走極端的作品，包括他的大型後末世主題作品、歡樂滿載的花朵作品，以及發人深思、充滿佛教頓悟味道的「圓相」畫作系列。同時，他的經典大膽戲服作品亦將首次展出，訪客更可同時觀賞村上隆的重要影片作品、私人藝術珍藏，以至驚人的牆壁及地板藝術，感受強烈複雜的視覺衝擊。

大館當代美術館將在為期三個月的展覽舉辦一系列公開及教育活動，包括於洗衣場石階定期放映村上隆的影片作品，以及與村上隆及Tobias Berger進行的公開對話。其他活動包括多場導賞團、教育工作坊、公開演講、動漫及電影放映會等。

展覽期間，F倉展室亦會開設限時概念店，讓訪客免費欣賞村上隆的霓虹及牆紙作品。限時概念店可謂村上隆參與視覺文化的延伸，店內將出售他的多款產品，包括於大館獨家發售的展覽限量精品。

日期：6月1日至9月1日(除星期五外)
上午10時30分至晚上7時
6月7日至8月30日(逢星期五)
上午10時30分至晚上9時
地點：大館賽馬會藝方 及 17座F倉展室